

琅玕館合刻

古穽張三就就道甫著

雜禮 前刻

賀馮凝初建樓納罷因請會課



岑樓冲漢俄傳燕雀賀新成側室生春更喜門
庭多好事從前希遣此際雙逢秉燭同登祥光
結一簾星斗凭欄並視生成收萬里河山天上
有石麟最宜語驚天上月中饒燕桂正堪手探

月中徵蘭佳夢方來矧荼初心可慰弄璋端在
明歲奪標須憶三年敬祝山靈借幾日清閒世
界借盟牛耳整近日冷淡生涯粗糲聊爲養敢
云傾倒琥珀文章欲入設實期映碎珊瑚用之
世臺閣規模未以爲子孫法式廿三是卜祗候
後旌凡一恭裁無任翹首

請馮舍初伯仲會課

才名壑世全憑官樣文章學問收心可惜間中

歲月丁茲二麥既登之候况是三秋未至之時
幸有餘陰敢忘舊約半開甕牖招呼進滿室琅
玕輕捲蝦簾整頓下一樓煙兩爲佳賓而掃花
徑隨下榻以迂高軒戛玉敲金不妨聯鑣管城
子興波起霧自當並轡楮先生干鏌交映於文
壇咄咄驚難爲凡難爲第墳簞迭奏於梓里人
人羨大馮君小馮君吉卜廿三敬裁凡一

送文

恭承台命實苦愚疎腸索幾枯慚無半聯佳句
鬚指欲斷湊來一片蕪詞明是學步邯鄲敢避
人稱嫫母倘可塞責大借鴻裁如不堪收勿羞
曠典

寄汝南黃年丈

燕市南旋岑寂光景想 年堂與弟共之雖然
英雄不在成敗真正爲奇楚重瞳百戰百勝一
不勝竟落人手漢亭長五年帝業乃從顛覆中

來會聞漢亭長惴天子乎只有靜養是箇良法
與閻君一年丈

擬今早奉候昨夜款客客不盡行柰何况此日
王太母華誕年年登堂拜祝今年不去新卽君
無乃薄情乎如此形踪亦老弟之所同怕者故
敢於恃愛

辭作碑記

日者獻醜到今尚自主臣茲云刻石不惟醜

已且以醜道路不惟醜一世且以醜千秋峴山
之碑望之墮淚竊恐出自拙裁反令人掩口胡
盧耳

又辭請讀書

王管家道尊意至懇且至決至不敢接不佞一
字使乎使乎遠伯老能擅其長乎又勞執事走
馬來迎益令人感刻五內但獨居成性知己在
側便欲刺刺不休倘使之晝則同堂夜則聯榻

不惟自妨並妨知己者千金一刻此復何裨至
來翰云竟日酣睡聞之喜極輒欲登龍慶賀武
侯曰寧靜以致遠大敵在邇而若此神閒則亦
何戰不克何攻不破若不佞則手忙脚亂時矣
越一二日策蹇東北學酣睡法萬勿曰此子甚
迂亟草北山移文懸之門上

又荅送諸生課

賜來數作莫辨誰氏之筆地位不同摠之可

但不佞迂介猶昔見則下手毫無顧忌恐英
少年謂我老不自酌毒口橫加耳又念之果可
罵罵得快果不可罵罵得鬆鬆則於我無干快
則於我絕趣我亦何必不見則下手而顧忌爲
無顧忌矣試持以叩諸英發罵我不真言作戲
戲言更真呵呵恕書房束牘不便之罪

柬李些圓

驟聞西道行李極知非其本懷至三日賦歸來

則一副俠骨仍帶餘香也何物市井小兒輒謂
些圓薄福呵呵我輩不薄福誰能薄福誰肯薄
福誰敢薄福眼界寬如海心胸濶似天不佞平
日之間吟砉尚爲門下今日咏矣

柬李但慙

走三十年苦心萃之文字數種大抵得趣不在
多盡與不在實非我知已能不作驚駭狀老第
云評選過刻亦何會刻正絲絲印合不挫一

耳纏一頰味夢魂無非鬩快鬩快中翻覺百
於辭金闕着紫羅揚鞭策馬長安街上時也

又

自得隋珠覺夜明走醉心此語久矣乃不意竟
得之足下拙作數種即不使人忻亦當使人惱
不惱不忻三十年苦心勾當果化作一塊頑物
手自經品題而尋幽覽勝路上無迷人矣千秋
長夜足下開之寧止造福於走夜明珠價從此

倍連城也

與周生維周送叙文

娛老亭集之刻他人爲予或不盡爾吾深爲予
嘉也俗冗叢雜不得不勉強一叙 尊翁縮組
數月便賦歸來絕不作經營勾當此段胸懷頗
能畫出至娛老一解曾有人道破不細尋之自
得予能細尋之更添予無窮悲悼大抵吾生文
字最忌癡肥最忌漫天浪說切當爲主勿笑

不慣鋪張也倘尊翁有靈當亦許我搔着一些乎

索史瑞朝魚而別以二物應戲答之一咲承惠鴨子水珍極是佳物花下一壺酒自消之五臟神受福多矣雖然我所欲政不在此必速結網勿徒使張翰臨風馮驩彈鋏

與馮疑初送文

不佞生平最恨出醜事而不佞之醜竟爲門下出門下不醜且取而憐之人言海畔有逐臭之夫不佞不信今始豁然也問心齋兩作出醜已甚此番醜狀又十倍問心齋恐門下執迷不悟大累門下高明何不再商之貴六兄讀貴六兄記逸致翩翩令我作天際想則貴六兄自是一代風流佳妙人不何佳妙人索其不醜者屢屢索醜于不佞豈門下有嗜醜癖貴六兄若無醜可出乎甕頭釀將熟遲遲邀貴六兄與門下

門下之嗜醜也何故呵呵

都中寄朱父母

東郊祖餞行李生華治生即駑駘不堪千里從
旁有人喝采數聲意氣亦自騰驤也

再寄汝南黃年丈

郭子南旋音問又幾隔絕即夢魂可通不必聯
翩聚首盈盈衣帶水竟分南北之天其奈之何
老年臺伯仲相將固自有填麓雅調岑寂如第
采葛之吟則不能不頻頻在口矣

與元甫曹老師

丁卯中州之榜無遺才戊辰科闕動都中矣已
而聯捷者九今又再捷者七且今科墨義獨推
易一房易一房收錄大都南省知名士伯仲其
間者乃有就三人焉諸朝貢閱卷無不爲楊老
師竒話及丁卯始末楊老師轉爲老師竒之矣
就因自念半生沉鬱有志莫耐非老師噓以生

氣策之騰驤何處得今日景况寸腸百轉涕泗
欲零但選期尚早鞠躬函丈又不知當在何時

雜札後刻

觀政寄范靖寰

半載長安長安塵土三千丈馬上逢官長打躬
拜客問某術術某術儘足消磨未盡及倦而
歸則又一榻蕭然矣獨有沽來酒差可人意相
與番連夜半斜卧枕傍真不知此身之客異鄉
也選期尚遠私心竊自慶幸書債既了詩債亦
債山水債亦未可負欠許多意者天憐我二十

年之幸者故假以一歲半之悠游耶

觀政寄弟兒

夜來展轉止有讀書一事想此時賀客登門應
無暇晷日日陪奉留連杯酒間是我以一進士
壞我第壞我兒也六弟、、四可、、莫忻羨
旗扁錯映簫鼓喧騰轟轟烈烈一箇好人家湏
憶汝兄湏憶汝父二十年來囚首城南斗大茅
屋中內無升合之儲外無親知之助淒淒楚楚

一片苦心腸則我家福澤當不止今日而已矣

答吳元白

地祖東西情何新舊聞中忙中酒中睡中依稀
山陽社中也走馬看花原非寒家故事 老弟
遙瞻十里春色獨不一口角流涎乎腴既頌來
足見高誼還未大瀟灑望紅綾一束併轉眼又
在江亭三年宴上藏之紫羅藍袖遺不肖再敬
之始爲愛我十分也 賈廳尊試卷便是策

長鞭更須仔細問津而津頭之青黃碧綠
可輕忽放去

論李些圓帳文與馮煥初

細閱些圓帳子叙文前半層層掀翻每一轉可
當人一作必儘力揭過總見文字之超纏可
出自已識力看他立定主意看他抽得線索
他描寫借情看他開撥世眼字字帶血語語直
金卽以爲渡世慈航誰曰不可來教云與前詩
並美生以爲校前詩不啻過馬何物些圓造乃
至此得此佳章覺五色雲氣映我門欄太史見
之或不獨奏韓琦也

東趙翀溟伯岳

吾鄉無長者可與談心家君不勝岑寂擬邀
尊臺結兩人社兩家小子左右追隨豈非天倫
快事兩地睽違祇有夢想天涯耳柰何

答王王屋

門下才高十倍僕乃先着一鞭昔人云我輩
爲厚顏仔細尋思真肺肝語也腆貶貴加顏益
厚矣捧讀佳詠想見近日襟懷如僕者一組未
膺已被紅塵牽住遙望林丘何啻仙凡之隔
門下知此况味乎

都中候選寄父

十四日進京十九日是朝是部八月大選那九
月不知選在何方足上瘡好否前所說韓醫生

到否我母衰邁舉足艱澁當囑咐侍婢輩步步
跟隨再當切切苦勸安逸爲主勿恁老不歇心
也一千五百里之遙雲樹空瞻般般形諸夢寐
人被利名牽其信然乎家闈懋無甚崎嶇處即
不大得當邀一二親友杯酒盤棋消磨未盡靜
聽東來好消息休教瑣悶悶愁都來混擾則旅
邸神情或不至眼跳心驚耳流賊逼近過獲嘉
聞之道逢 祝公祖領兵西下自分可恃無恐

又聞葉縣之捷竊幸破竹先聲西賊當亦胆落
不數日果傳賊去夜來計慮晉實富厚見無與
爲難者賊故戀戀於彼異日蚕食一空如秦中
故事中州其安枕乎不可不蚤爲籌畫

再

萬縷牽腸都屬小可比堂人老別時又不快當
脉脉此心如何放下偶得白洪宇家人之便付
寄旅懷未知到否趙凌珩北上竟無一字帶來

更覺臟火如焚臂針叢刺八月大選應在九月
回選君轉司那在十月時候時局波翻難爲楮
墨亦只聽諸天數或短或長憑其分付可也流
賊情狀兒熟籌之臆中故前書云當預爲計較
不料其倏去倏來如此迅疾濟源西北之慘聞
之不覺髮豎眼見築薛何以台防謀欲避之軍
懷城堅可守兵衆可依賊如水面狂濤漂泊無
定或不數日而水落石出矣但家家洶湧恐難

借資薪水房屋當不惜費用此策之最上者如
事勢少緩且將衣糧等物運之本縣半送婦女
城中半留精壯庄上風聲頗急一併東行兒將
選出亦好做商量擬初七日使人回籍初六日
得賊敗之信故又遲遲然目下雖安當爲後慮
除此二着別無良圖大抵此事要相機要果決
休恁眼睜睜丟捨不得總克有濟近者登兵破孔
耿二寇屢有大捷聞我懷兵亦頗用命意者否

將泰乎時一閱報都是說賊憂家憂國每每夜
深不寐李粹老總入都門便陞濟南道河北仕
路望着河清卽有欲言堪何誰吐治松竹君酒
炒天津鱗悶來數酌而已矣

三

日夜悄悄只流賊一事濟源之慘前止聞百中
一二濟有兩候選者俱有子弟到京始知濟屬
焚一十八村兩家子弟到京又爲聞得賊圍京

城之信嗟嗟濟源何不幸既遭流賊之毒又受
流言之驚也及問流賊形狀乃云追去西山我
亦有兵堵截然屈指計算實有不得不河南之
勢秦境一空無多可搶去處入秦則饑入河南
則飽寧有舍飽就饑者乎其不得不河南者一
闔晉地宿重兵於西北其鋒頗銳我兵雖亦不
少將領非人昨雖換去後來者不知又是何如
在晉則爲堅在河南則爲脆寧有攻堅易而攻

脆難者乎其不得不河南者二秦中洪總督雄
才大畧誘殺賊大小頭目三百有奇使賊聞之
膽破河南有何威靈有何伎倆破賊之膽乎其
不得不河南者三晉中告急 聖天子赫然震
怒易其庸撫今已推許禹臣矣禹臣卽慷慨其
疏請捐一歲之租以安殘喘之衆且遣一大將
領兵勦殺河南濟源之苦楚尚在夫若有若無
之間何恃以無恐乎其不得不河南者四河南

之四懷實善之今更有善之而五者昨閱撫臺
之報河南無地不水災災且異常百倍不水災
者獨一我懷此等風信賊豈不聞况自晉而河
南濟源又咽喉之路歎河南安得不濟源一入
濟源我懷復何險要狼吞虎噬當惟彼所欲耳
前兩書當爲預計想已到家即不見賊來當時
抱賊來之想即不速去當蚤安頓賊來速去之
策而第一要着在不費一錢辦產有車輛有生

口即不入懷事急東行此策亦甚權變或衛或
彰徐徐那來兒在都中亦好接濟然賊之消息
須時時探聽要見得定要做得决惜省之說留
戀之說乃斷斷乎使不得者思之思之勿爲所
誤

寄岳丈

家中百無可慮獨慮堂上二老人遊子天涯能
不惆悵况年力衰落尚有許多擔子挑在肩頭

何日是住足時候冗務牽之閑愁攪之手忙脚
亂較我在家時當不止加倍幾十分也閑中時
一過訪盃酒寔談或可消除些箇良璧原少讀
書四可亦未大進尤當提而誨之夜深不寐轉
展尋思不怕沒好產只怕沒好兒有好兒即沒
好產何妨沒好兒不怕有千萬金勾當家庭聚
樂此語更爲緊要

與周父母

兵火乍息草木猶驚修風世何緣而得遇

老父母經綸手也不佞就偶一聞之喜極欲舞

奈敵治漕米數多寡以暑范是以心事未暇細

裁修在四十年前頗稱庶富後因走馬一事苦

累難堪生員家不敢畜馬百姓家不敢騎驢地

畝至數十人人有懼心焉 鶴慶李父母一到

慷慨自任民間漸有生氣 臨淄朱父母接管

畫一相循民間頓有生色五六年來太平景象

宛宛在目誰料狂賊劫殺強半天乎天乎果修
之不可治乎亦天之不吊修乎修至今日當又
不似五六年前矣譬如疍疍病子日在提抱間
爲之父母者如何調治如何滋養一片苦心能
時刻放下乎此 老父母意中景惟不佞就知
之故敢爲 老父母道之小民止知嗷嗷待哺
誰能知之想 老父母或亦不問其知不知也
天乎天乎何忽焉降修以奇禍忽焉賜修以福

星乎桑梓念切禱祝時勤而驚報頻頻日無暇
晷又無奈其捲土重來也不曰流賊逼豫則曰
賊勢漸東不曰晉豫可虞則曰只待冰堅有渡
河之意本省 布政范老公祖范人也以進
表回籍言之更爲詳確賊在盧新省城已爲設
守矣去我境界止盈盈一衣帶水能保冰之不
堅乎就憂心如焚幸有 老父母萬里長城耳
願 老父母早定大計

與徐父母

天下紛紛止有山東一塊土頗見清寧雖然桑梓念切實未嘗不一刻幾迴腸也幸遇

老父母胸貯半霖手擎霹靂一二子遺大有更生之望治生就庶借以少展鬱懷耳奴賊蠢動流寇橫軼城守固爲要着而幾番兵火廬舍成墟對此慘狀應自悽惻乃額外徵求俱取足於有數之皮骨僅存者支撐過苦保無推案長吁

不自耐煩乎竊以爲長上一分耐煩卽下民一分恩膏况岵岵病損之嬰維匪慈母嘔心體貼儘力調停實難望其保全焉 老父母至誠無息或斷不及此但就治聊每到苦難便自覺有不耐煩處况治殘破之修更不與治聊等故敢以迂言爲左右獻未知迂就之言而吐之否

寄李些圓

止爲一官竟分兩地情亦苦矣雲山在眼風

類驚居官况味苦更有加 老第曾推念至此
乎家僮無幾倏往倏來詢問與居每每不得確
信沫乎過我始知琴劍寄覃懷也此地於此時
真爲大便又看 老第居之何如 老第名重
覃懷景繁恐門前車馬無休時耳箇中滋味須
從靜裡得之城市山林想高明自有定着眷注
心深不得不一過計萬勿曰此老迂滯猶昔幸
甚僻陋武陽無堪持贈謹分薄俸聊備筆札之
資時乎不再萬千白玉

任中傳書訓子語錄

家間用物須視其分之應否情之當否 朝廷
名器要爲 朝廷重之吾家福澤要爲吾家情
之勿作逾涯事使人謂沒主張滿則溢也

收斂二字是熱鬧中一劑清涼散勤苦二字是
發達時一粒固本丸

君不臣其臣臣不可不君其君父不子其子子

不可不父其父。

吾生平頗可自信。只天理兩字。故才學不見道人。功名亦能到手。願汝時爲忍耐。事務讓和。須知人之勝天。原在步步念天循理。

凡事都要裁酌。總失主意。便如無舵之舟。此語尤當刻刻記之。

天地間原無難處之事。一靜聽。便可消磨。天地間原有不易處之事。惟謹慎。方能了當。

步步都要檢點。不可逐浪隨波。件件更須諳曉。不可爭奇鬪艷。

驕奢淫佚四字頂門針也。

貧時能不以貧自挫。不貧時能不以不貧自放。斯爲天下之真人品。

讀漢史寄友人

孔明銜亭一敗。自貶丞相之職。費禰因後主不從。乃庭奏曰。若復原職。何以激勸。群下侃侃正。

論當是孔明知已矣及見孔明乃以拔西縣入
川爲賀孔明變色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威力
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口一夫有死吾之罪
也汝此稱賀豈不指吾而罵耶乃又以得姜維
爲喜孔明大怒曰得一姜維於魏何損西縣之
民安能補銜亭喪失之事汝之此言非但賀吾
乃諂佞也讀至此深快孔明心同皎日竊笑費
禕之不免爲世倍中人也抑又感于今之與人

作贈言者本無是事竟假借題目一味粧點與
取巧罵人何異與對面諂佞何異第恨世無孔
明硬面皮毒口叫罵打破此軍軍套子耳遂使
操觚染翰家人人都害此病可痛可憐

家書

而今仕路上大抵虛應故事偏我過不去大抵
巧於鑽幹偏我做不來豈生來有癖性無媚骨
手如漕運如遼運如臨廣盈運如俵京馬三運

從來累害里甲者一一自已承當民間若忘其
有數樣差徭也 按臺經過如斗秤牙行代青
夫如甲長牌代白夫如里下書手代馬如各行
舖戶支應種種攤派從來浪費民財者一一盡
數裁革民間若忘其有幾般費用也獨遞馬一
節大費調停今查民間處戶地許多俱係奸豪
隱占照數追回責令四衙役走一馬即以地四
頃酌之除納糧外剩餘草料即爲養馬之資兼

每一馬有額設銀二十兩真可用之不盡且地
有歸落糧無拖欠民間不苦填坑衙役亦自懽
悅當行之百年無變更也衙中馬厰蓋完已於
四月十五日收馬自行矣麥事雖薄秋成有望
境無盜賊民各安枕縣治城池 聖人廟演武
場煥乎一新火藥器械金鼓旗幟等項事事粗
構想亦可不負朝城乎但釐剔太清額外支銷
毫無所出如兩年防兵鹽菜等費奉 院文用

過庫銀約有千金今竟以該縣捐助二字結其
局嗟嗟月俸有數地畝難加諸事在官民間又
無爭告之狀卽有之月谷且難足額捐助其何
從焉若無苦於此者耳紳儒父老輩見此情事
各不自安欲將支過原數分任之 功令森嚴
恐滋別議又踟躇顧慮不敢從若輩不得已又
各以所願訴各上堂也堂邑署印苦辭之衆又
府尊回札云堂邑固遠而屬望者不止堂邑當
另有報命也意或待聊城耶 兩司三道批詞
日無暇晷近日 兩院之批又復如是幹辦止
此別無所營

上徐父母

連日諸生言驛官欲住學博之舊宅者紛紛今
早又見本學約諸生商議益不勝駭然細想住
此宅有數不便焉從後出入騰踏在明倫堂之
前一不便從前出入騰踏在櫺星門泮池之際

二不便以一驛官儼然出入學宮之二門之
門三不便使客爭索供億闕壞於驛官私宅勢
所必至此何地而可使亂人闖入耶四不便學
宮與驛宅並列驛官與諸生混雜不但非體偶
有不周寧不激而成彖五不便况驛官一宅亦
非難事乃聽其蹈此數不便乎治生就所以不
得不代焉

老父母躑躅耳又聞諸生有議欲改此宅作射
圃亭當今用武之時且另立門戶有武生員之
選倘肯申報上臺慨行改作使諸儒習射其
中則未必非急着非盛舉也但不知
老父母以爲何如

上守巡兩道

朝廷設官各有分土各有分民驛站等差因之
無混淆也某縣越過修馬以數千計走死修馬
以數百計修何不幸總苦于流寇之屠焚復苦

于鄰封之剥噬皮骨已空蓋亦云救死不贍之
時矣合縣赴愬 撫臺批發三縣會審鐵案見
在竟無如神棍朋奸譬如當關虎豹某某距角
未剗某某爪牙又橫前案一馬未償仍越馬至
八十餘差且拉番馬驟至二十五箇白日青天
此何爲者豈三縣之會牘僅同故紙抑 撫臺
之憲紀等于弁髦耶豈殘破之小邑應聽強鄰
之差撥抑無敢誰何之群棍已成牢不可破之
窠巢耶搶奪公行張巾李戴本驛銀兩究竟誰
歸致修厩空如洗差阻如屯官民俱困徒勞仰
屋非疾走狂呼邀 老公祖之威靈慨然作主
亟賜查禁時事至此勢將何極竊恐修邑凋殘
又當不止于今日而已耳

演武場邀李虬離相公時中秋也

皓魄溶溶靜想瑶天秀色金飈颯颯因思虎帳
雄風應是良宵可無佳會敬拂胡床而遲之爲

祝前驅必光是幸

上巡道公祖鞏年丈

日叨厚奠先慈有靈不知幾許增光則苦塊中之銘心泣血可知也翹首燕雲方反覆未葛之句而福曜高懸忽在照臨下何遭際之奇至此乎長城萬里治第不只喜在桑梓要路需人實爲

朝廷深自慶幸想此時德威遐鬯赫赫香名蚤已覆金甌矣屢擬躬賀柰非可出門時大知己或亦諒之恪具不腆而後代叩積恍如綏望勿麾之大門外

上糧道公祖劉年丈

聊攝一晤又是三載筑筑在疚情緒茫然長安消息盖不啻耳邊風也福星照臨緣此無人傳報五月過半始聞之翹首梁園竊自幸樓臺近水而不祥服制未便登龍其柰之何棘戟

非遙知小兒定有一叩故亦未敢遣使修奉以
塞責焉恪具不腆用表區區小兒至進而教之
幸甚

上聊城令

遙憶 芝顏殊深翹望而不意煌煌興賦及我
先慈苦塊中感歎泣矣 謝日者虜警頻傳第
念金湯雖固分信者畧不經心切切爲古博難
之纏入封疆忽爾颺去向非 台臺德威素著

能不戰屈人兵至此乎細細詢問而一時方畧
鑿 匕在指數間祗有舉手加額爲我聊攝慶萬
里長城耳勲猷超越名履金甌不次大用想亦
其本分中也

上薛年伯

先慈不祿遠叨 奠送存歿俱光感刻曷既擬
老伯千秋日稱觥拜 祝因以謝二百里慇懃
之意不料事總竣而疾作脚軟身疲昏昏如醉

幾不與人事者蓋廿而期焉今猶在惘恍中
遙瞻 嵩嶽齋肅百叩謹具不腆用表私悰
祈 鑒原 海容是禱

答何翰林同年

曩者 老伯母僊遊第以猶子誼陪吊客于旅
邸纔數日耳而先慈之訃隨至躑躅哀號匍匐
南旋鬱鬱苦塊中蓋不勝同病之相憐也南北
隔衣帶水音問遂爾睽遠忽接 翰教蕪荷

興儀不只第感泣無地夜臺有靈能不拜千里
之慙慙哉謹對使叩 謝

答山東吳年丈

待罪 貴郡之兩邑約畧五載仰荷 栽培幸
叨一轉即奔赴 都門亦無非感德時也誰意
積愆重大禍及先妣勞我 年臺大貺遙頒捧
讀 佳篇情溢言外讀之未竟涕泗交零而五
六百里慙慙之雅更不禁鏤骨銘心矣敬致几

前洒洒以告夜臺有覺應自生光謹對盛俘下
頓附謝

答山東五孝齋門生

別自都門竟三年矣人生聚散信無常哉到
部未幾匍匐南旋抑鬱苦塊中不復知有人間
世百務艱澁大事未襄而奴警流氛處處風鶴
則又不敢久停留也謹卜來月發引 鼎貺遙
頒乃自千里外一段 高情洋溢楮墨捧讀之

下能不涕出即刻率盛使哭告于香燭几前想
先母有知亦必忻忻自慰曰千秋意氣直薄雲
天吾門桃李遂至此乎是箠箠予之賴以妥先
靈再無過此一節耳荒僻山城無堪持贈止有
江上紅綾之望惓惓在心者附小刻爲 諸賢
契達之凭箋感切無任哽咽之至

答山東超貢門生

過 貴里杯酒談心迄今常在憶想間量轉樞

曹總彌月而家慈訃至匍匐歸來病與淚集
兩年餘也歲前十一月殞出 大貺遙頒祗深
感荷 長安事業已付之腦後但期于長林豐
草處自消遣耳 門下才高學富又不得手當
是命運未通切勿鬱鬱緣此墮志想我寥落半
生始能進步豈非 門下之榜樣乎晉商行迫
草草附 謝讞牘四冊是亦文章之餘故以奉
覽中懷如綏語不多及

答朝城王孝廉

不肖與 賢昆玉一見情深百年味永乃知道
義之交非尋常所易幾也先慈大事遠叨 厚
奠捧讀 佳章涕泗橫流寸腸感刻即金石可
磨而此段情悰有渝時哉謹對 使百叩

答聊城馬生

別久矣刻刻念之 大貺遙頒頓使苦塊生色
敢不持何靈几前惓惓道 盛意乎附 謝

悰如縷不及細陳而采葛吟則惟有頻頻在口也新刻一部用代面談不盡

答劉父母

小言數種謬付梓人梓後又覺自愧故未敢呈大方也 老父母何處得之祇令人愧轉增耳可自信者語從心出無多脂粉謹耑役奉 覽用博一笑

寄朝城令

未覲 芝光頻叨 寵渥格外鍾情所稱千里神交非耶恐蹈不恭情無忍卻 謝謝父違武水而舊遊之地實無刻不在記憶間自經

台臺一番經濟前醜盡蓋感當何如第惟有遙

瞻山左頌 高厚而已耳奴氛報警而斗大孤

城其何以禦憂心如焚竟不知計將安出忽聞狂鋒奔竄獨不敢何武水夜吹笳馬則韓范神畧不戰而破人之胆當今文武中指定不能再

屈矣威靈四達赫赫顯名想

聖天子業已金甌覆之第只爲一邑慶安全哉
太平指日拭目以待

上守道張公祖

田以新歲致賀猥蒙大翰遙頒憂時之切
愛民之懇戚戚乎毫楮間迄今捧讀寢食俱忘
奈何哉艱危至此乎漕運分數大不足額民窮
已極情實可傷是尤措手不及者老公祖其

何以處之細想年來寬縱群小假威強噬朦倖
弊端未易更僕數倘肯嚴示曉之責成署事逐
款搜查得一分則官受一分之賜民免一分之
苦不勝于殘膏枯骨上用剝削耶援筆哽咽不
知所云

賀守道張公祖公子秋闈得雋

節鉞生輝德望河南第一
蘭芽吐瑞馨名

北超群桂子拈自月中泥金喜從天上治生

昔忝寅末今叨 宇下何能不忻躍倍尋常
屢擬躬赴稱觥拜 賀柰時羈于制不便登堂
祇有掃室焚香效華封老致 祝而已耳謹端
小力肅函代叩萬惟 知己慨賜海容

上糧道公祖劉年丈

灘頭勞苦不能走一价奉候 起居歎甚漕運
事從來艱澁無如此時况敝邑之窮慘更加乎
所幸林二尹署印錢糧又其本職即春荒民散

倉卒難完就見在而委曲調停之將就如額或
亦可不至十分耽延也但鄭令應去又奉

尊諭羈留雖誤事可恨而所以誤事可矜况又
留地方不惟于本官不便而于本縣錢糧其有
些須裨益否今查筭已清 守道公祖兼有交
盤之命倘肯開一面網使夫妻父子不致千里
相懸則 年臺老公祖之功德應不朽矣

邀朱父母

期月政成父母恩洽兒女萬民心悅鄉村夢
旌旄忽聞扈從經門不覺懽迎滿道敬掃蓬戶
用代棠陰伏惟憇臨曷勝渴望

請李些園

年來一晤匆匆又別別後且月餘也念念

老弟筆才胸抱即取一第已遲二十年乃復空
走一番乎英雄老手竟有一字之差造化弄人
何其爾爾緣此知功名遲暮斷非人力可強雖

然實有不可不自強者老當益壯人定勝天源
憶不佞之四十六歲時也先慈大事期不甚遠
積有心中未決望老弟來一商之萬勿以失
意歸來作少年小肚皮狀幸甚

上獲嘉縣諸鄉尊

覃懷吳幕三署濟善政如鱗第時時艷聞之一
署修頰令凋疲起色而釐剔之才撫綏之惠始
信其確有可觀焉昨已再署修矣忽焉改獲

如含飴在口一旦奪之去不知彼蒼何意
困殘黎更失所恃至此也今在獲自是萬姓之
福但時事多艱勢難補湊非我輩提携之不可
爲係地方故敢告之 左右

上郭公祖

武安驛之苦素知之武安寧郭之情事實不得
而知之乃父老輩擁門泣訴丐一言于

老公祖治生再四解而慰之曰兩邑窮黎俱

上臺之嬰兒祖父母寧忍異視或嬰兒中有偏
苦者寧忍不曲加調停但能抱理而往自當快
志而歸無妨也誼屬桑梓故不得不述其一
懇惻上爲 老公祖告倘肯矜憐使受一分之
賜則治生亦大有光也已

答守道見託頒行賑濟

日者駕旋罷叨再顧蓬門無任生色偶在小庄
失候 台教罪甚罪甚二三殘子乃蒙如此

注 祖父母一片熱腸兒孫輩聞之寧有不
泣倍增者哉 長安有約北土期迫雖云方
命頒行事宜實未嘗不熟籌之已與印主會議
使第三極兒四可同諸生中耿介有幹者共二
十九人每一人管散一里銀分各里便查數也
約會公所一時並發防頂名也齊驛官以蕪幹
故見管城工此舉兼使事事經其手二十九人
各殫力聚精處處寓其目慮侵剝也况主印者
爲人作事素亦不苟諒于 老公祖惓惓德意
庶有當也乎皮骨僅存之百姓得此固少緩須
臾旱魃焉災至今已極非良司牧十分體惜則
又有太可傷者矣新令到更新 提誨晉神凭
箋願望無任感切

答吳孝廉

第以倦飛之後又在苦塊之餘杜門謝客全無
意人間事是以 台駕過敝里童僕痴懶無一

使聞知也罪甚罪甚先慈殞出已久仍叨遺
其高情雅誼寧敢或忘只有銘之五內刻刻圖
報而已耳衰經甫除政欲伺長林豐草消磨世
故而家君愛子轉切催促止上一介行李乃實
有萬不得已者世局大亂揣無整頓宏才

老先生其何以教我乎捧讀 尊諭蕙荷 鼎

儀不覺愧感之交集矣小刻二種用博一咲凭
箋無任瞻注